

小说集



古屋深闺

杜成维

古屋深闺

杜成维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05号

古屋深闺

杜成维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70毫米 1/32 9.25印张 2插页 156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34—530—9

I·430 定价：4.35元

目 录

大红聘书.....	(1)
婚后的风波.....	(13)
坟.....	(23)
路在自己脚下.....	(46)
无可奈何之际.....	(64)
分家.....	(78)
新书记轶事.....	(95)
也在等待戈多.....	(109)
未了情.....	(124)
有情的情敌.....	(139)
出殡.....	(159)
南临碣石.....	(184)
古屋深闺.....	(203)

大红聘书

桌上，摆着一张大红聘书，是市建筑学校送来的，请我去当兼课教师。天晓得他们是从哪里知道我在大学里读过工程力学的。那个和蔼可亲的张校长居然三次驾临寒舍，说他们的工程力学课已经拖一年了，而再过一年学生就要毕业，那就误人子弟了。末了他还说：“刘玄德三顾茅庐，感动了孔明，我非玄德，但也走三趟了！”单凭张校长这样热情，这样器重我，我也应该接受下来，可是，一想到我们陈校长那张长着络腮胡子的脸，就又胆怯起来。记得去年评先进教师时，陈校长下来参加我们教研组的讨论。会上有人提名外语组的林老师，大家一致举手通过，但陈校长那张毛楂楂的脸上却闪出青光，这通常是他要发脾气的征兆，一时大家寂然无语。只见他习惯地屈起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笃笃笃”在桌面上敲了几下，冷冷地说：

“林老师的教学确实无可非议，但人只有一颗心，一份精力，他要是都用在我们学校，无疑会搞

得更加出色，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这样做呀！没有！你们听懂我的话？”

我们当然听得懂。众所周知，林老师曾经应附近的中心小学之请，去当了一学期外语兼课教师，陈校长在背后说过他会成为“害群之马”，去年调资时，据说就是因此把他拉下红榜的。而我，既当不了先进教师，也暂时不必为遥远的下一回调资着想，但陈校长那叫人害怕的脸却是要日日瞻仰的。

夜深了，厅堂里古老的挂钟“当当当”敲了十二响，沉闷的钟声在空气中嗡嗡作响，但我却毫无睡意。妻翻了一下身，喃喃地说了两句呓语，又呼呼睡去，大抵正在做着大红聘书的美梦哩！我下班回来她告诉我时，脸上还泛起青春的红晕。当然，她想的只是多劳多得的钞票，未必能理解丈夫的苦衷。

此时我真是心乱如麻。看来，大红聘书虽美，还是不能接受哇！我打算给张校长写一封措词委婉的辞退信。可是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去，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双双充满求知欲望的眼睛，正看着我。我的心猛一悸动，耳根不禁一阵阵发烧。唉！我每周才八节课，英雄无用武之地。闲时只能闩起宿舍门，偷偷地帮家里糊纸袋，带回去给妻子换钱，把自己学到的工程力学知识，闷在心里发霉，却不能让即将走上建筑岗位的学生学到这门基础知识。这，未免太不应该了吧？

厅堂里的挂钟“当”地敲了一响，子夜已过，我只好带着矛盾的心情上床。

躺在妻子身旁，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皮包骨头的身子，刹那间，胆子忽然大了起来，居然下了狠心，决定接受聘书。

这两年，我的家庭变化很大，红白之事齐临。虽然升了两级工资，在别人看来是大大改善了；然而我先是帮助小弟完婚，继而应付老祖母仙逝，银钱都从手缝漏光了，还负了一些债，经济十分拮据。偏偏在这个时候，妻子又不慎怀孕，到医院做了引产术。可怜她月子里只吃过一只鸡，两个鸡腿还让那个不懂事的馋嘴小娇儿吃去。妻的身体十分虚弱，不禁风寒，病了一场，差点呜呼哀哉。医生再三交代，要吃鸡吃鸭吃洋参高丽参，单四物汤就开了好几帖。四物汤倒是喝了，而鸡鸭洋参高丽参却寄在店铺里，可望而不可及。今天，聘书来了，用这笔额外的收入，补妻子营养之不足，岂不美哉？为了妻子，为了学生，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干！

于是，我走马上任了。我尽量地保守秘密，除了到建筑学校上那六节课外，其余时间都蹲在学校里，书教得更认真，作业批改得更详细，下班辅导也更经常，而且天天在陈校长面前出现，没事就在他办公室门口兜圈子，心想这样便不致于引起陈校长的注意。岂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陈校长很

快就知道了。

那一天，我见陈校长阴沉着脸径直向我宿舍走来，心就慌了。陈校长没重要事难得下凡到我们教师宿舍来。他一进门，我就手脚无措，竟忘了请坐、递烟、倒开水。他打量了我一会儿，我被看得浑身发烫，难受得耷拉下脑袋。他习惯地屈起右手的食指和中指，然而奇怪，没有“笃”下来，却又缩回手去。

“刘老师呀！打算在你教的班级进行一次物理普查，主要是摸摸教与学的情况，你听懂我的话么？”

单凭陈校长的表情和声调，我就感到问题的严重。我真想回答：“陈校长呀，报上也在提倡兼职兼课，要是你不相信我本职工作不受影响，不仅可以普查，而且还可以突击听课！啥都随你来！”然而我到底没说，因为我的胆量叫我只能偷偷地在心底这样想想而已。于是，我压住怦怦跳动的心，先检查自作主张，继而狠批私心太重，接着诉说建筑学校的困难，最后申明自己并没有因为兼课而对本职工作马虎敷衍。陈校长脸色青青，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听我诉说，后来终于站到我的面前。迎着他闪闪的目光，我只觉一阵晕眩，赶快把眼光移到他的脖子以下，而后又移到他胸前纽扣上，这才听见“笃笃笃”手指叩击桌面的声音：

“我并非反对兼课，捞点外快！而是，而是认

为大家如果都象你这样去兼课，却又不能象你那样搞好份内工作，就会影响学校的教学质量，这个，这个，此风不可长嘛！”

这么说，在陈校长眼里，我象林老师一样成了“害群之马”，唉呀！这不得了！无可奈何之际，我只好把接受聘书的思想转变过程和盘托出，尤其着重诉说自己大半是为了营养不良、引产后多病的妻子，才不得已而为之。没有想到，陈校长听了，脸上的青光消褪了，两道严厉的目光也收回去，居然跟着我异口同声叹息起来。

“说起女人家，真令人同情！我家里那个，才叫你又气又可怜哩！当年她一定要个男孩子，接连生了七个女儿，把身体搞垮了，积劳成疾，还得了妇女病，多儿多女多辛苦，她劳心又劳力，也是累得皮包骨头！”

陈校长深深吸了一口气，似不忍心，说不下去了，转过身踱起步子。我心里也酸酸的，但分不清是为谁。

“困难么？谁都有有的！问题是，怎么正确对待、正确解决？”

我不晓得该怎样回答，见陈校长蹙紧眉头，又不禁担心起来。屋里的空气凝固了。陈校长踱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这样吧，你，去兼一个月；你，顶多不得超

过二个月，叫建筑学校赶快找人接替！怎么样？”

我连忙迭声应许，能了结这场风波，还可以把课兼下去，我自然高兴喽！二个月就二个月！无形中经陈校长批准，我便再也无须象做坏事那样偷偷摸摸、躲躲闪闪了。上课时我还常常把两校的新闻和经验相互传递、介绍呢！

第一个月的兼课薪水领来了，合家欢喜，买了鸡，买了鸭，也买一点高丽参。妻子苍白的脸上也有了一点红润。

更使我高兴的是，我的课受到建筑学校师生的欢迎。我愈教愈有劲，觉得自己还有许多热可发，还有许多光可放！

日月如梭，第二个月很快过去了。我想，陈校长约法三章二个月，不过说说而已，未必认真。所以我并没有考虑辞退，仍然去兼课。这样又兼了半个月课。一天，我正在宿舍里批改作业，陈校长象从门后转出来似的，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把我吓一大跳。我一下子清醒过来了：陈校长并没有忘记呀！我想，他一定会在我面前敲得“笃笃”响，严厉地谴责我：“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二个月过去了，怎不回来？你听懂我的话么？”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一反常态，脸上并没有闪出青光，两条刷子似的浓眉也舒展开来，嘴角还微微往上翘。我正感到莫名其妙，他嘿嘿一笑，两只光洁的手指头在

毛楂楂的腮帮上摸了几下，和和气气地问道：

“刘老师呀，你家在南山，是么？”

“是的，陈校长！”

“爱人身体好些了么？”

“好些了！”

“你应该多照顾照顾，夫妻嘛！”

“是的！”

“南山中学有一个物理教员，家在我们学校后头，家里有些具体困难，想来我们学校工作……”

“是应该帮他解决，陈校长！”

“我答应下来了！可我们学校的物理教员编制满了！你听懂我的话么？”

“……”

“唉！没有出就不能进呀！”

“……”

“你认为怎么样，刘老师？你听懂我的话么？”

啊！逐客令！叫我和他对调，我听懂了。一时，我象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只觉脊梁骨一阵阵寒冷，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去年有一位教师，是省作家协会会员，在诗坛已有些名气，调来我校当语文教员，书教得实在好，可在我们学校只呆了一年。陈校长认为他把一颗心分成两半，一半赚工资，一半捞稿费，而且有时还要外出开会，便以大材小用、充分发挥人才潜力为理由欢送到别处去了。据说有人

为此责难他，他说：“我们学校要的是教鞭，而不是文棍！”我非文棍，但在陈校长看来，一定是开了两叉的坏了的教棍了。说实话，我真想一口答应对换，免得受气。但是转而一想：不行！在我兼课期间调动工作，南山中学那边的领导会怎么认为呢？哼！为捞外快对本职工作不负责，所以被踢出来了！往后，还有前途？怎么相处？建筑学校那边的工作一时怎办？……我前后左右权衡一番，觉得现在还不是调动的时候，千般委屈，只能暂时忍受，好在我忍受惯了。陈校长的一排纽扣不见了，我才抬起头来，见他已离开桌旁，坐到一边，点起一根烟，正在吞云吐雾。我壮着胆子说：

“陈校长呀，我来我们学校不久，老师和学生刚熟，正好工作；而且，而且有了感情，真有点舍不得哩！”

“说的也是，不过去了就会熟嘛！到哪里工作还不都一样？你好，他好，学校也好嘛！你听懂我的话么？”

陈校长的话说得够明白了，我还能听不懂？我的心一阵紧似一阵，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只好采用缓兵之计：

“陈校长！让我再想想！”

可是不久，我们学校就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和我教同一年段的林老师，得了不治之症——

肝癌，到省城住院去了。三个班的外语没人接。我们学校外语老师本来就缺，按省厅规定，一个人教两个班为工作饱和，现在却全都分担了三个班，再也分不出人来。学生没人上课秩序大乱。这下把陈校长急得坐立不安，茶饭无心，也忘记来催我答复了。他跑到教育局讨人，教育局又不是人才仓库，叫他自己找代课教师。他跑了一个星期，只是找不到一位比较妥当的。“半桶水”倒不少，就是胜任不了高一年的外语。陈校长急坏了，干脆在教师会上发出号召，要全体教师一齐出动物色，而自己也天天四处奔波，好不辛苦，络腮胡子又粗又长，脸色也更青了。

这天傍晚，陈校长骑车跑了一整日，饥肠辘辘困倦不支，昏头昏脑的，竟不慎撞到六轮大卡车上。自行车被压成一块铁饼，所幸人无重伤，只是左臂被撞骨折，进了正骨医院。住院期间，学校无主，外语缺人，三个班级都乱糟糟的，堪与菜市场比高低。在医院治疗的陈校长闻讯，急得佩带着纱布石膏三合板，风风火火来到学校，看后一声长叹。他把三处一室的干部统统喊来，下了一道紧急命令：

“都给我出去，出去找！教师能从天上掉下来？务必，务必在一星期之内，不！三天之内，找到一个称职的！”

陈校长把医院催他立即返院治疗的信丢到一旁，把“若不及时治疗，恐有致残之危”的警告置之脑后，吊着绷带，铁青着脸，坐镇办公室，用电话指挥他派出去的“搜索队”。

一天，我在建筑学校把陈校长的情形描绘了一番，张校长听了十分同情，答应尽力帮忙。他动员了他们学校最好的一位外语教员洪老师来我们学校兼任外语课。洪老师有十几年的教学经验，组织教学得心应手，深受学生欢迎。陈校长大大松一口气，仰天叫了一声：“这下可好啦！”于是安心回正骨医院接手臂去。可是，石膏松动，断处不吻合，又敲断重接。我心里替他难过，以往对他的不满，统统化为乌有了。

陈校长一直在医院里住了二个多月，他出院时，学期已经结束。

新的学期开始了。开学式后，陈校长踱到我的宿舍来，问道：

“刘老师呀，这学期还去兼课吧？”

“不，不！”我赶紧回答，“不，不！他们还叫我去，但我是坚决不去了！”

陈校长拿手指“笃笃笃”敲了敲我的桌面，说道：

“愿望满足了就不去？你听懂我的话么？”

这回是真不懂了！我认真地看了看他毛楂楂的

脸，颜色如常，并没有闪着青光，他是真心还是假意？是讥诮还是动员？我百思不得其解，自然，还是说不去保险：

“不去了！不去了！我已经向建筑学校辞职了，我要调到家乡南山中学，请他们另聘高明！”

陈校长听了踱到我面前来，灼人的眼光盯着我，令我胆气顿虚。

“调动？你老婆的身体好起来了嘛，你晚上可以回家嘛，你听懂我的话么？”

还是不大懂。莫非不欢送我了？莫非陈校长改变主意了？对！他也吃够了缺人才的苦头！然而我还是心有余悸，摇摇头，不知是表示听不懂陈校长的话，抑或表示不去，自己也糊涂了。

“咳！你这个人呀！啧！你去兼他们的工程力学，让他们洪老师来兼我们的外语懂么？”

懂了，懂了！这下完全懂了！我差一点“扑哧”笑出声来，原来你陈校长还是考虑自己。怕人家不让洪老师来。陈校长呀陈校长，你的认识到底没有转过来。但是，我答应了，虽然佯装很不乐意，让他急了好一阵。

不知是因为急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陈校长脸上微微泛红，在房间里踱过来踱过去……我心里又不安起来。突然，陈校长站住了，结结巴巴地说道：

“人嘛，真是的，认识总有个过程，其实嘛，谁都一样。你听懂我的话么？”

“是的，陈校长！我还是应该高高兴兴去兼课，不管从哪方面讲，都应该去！”

“嘿嘿”！陈校长笑了笑，话题一转，扯了一会儿其他事情，就告辞出去了。

市建筑学校仍然送来一张大红聘书，我又去兼课了。张校长告诉我，陈校长春节期间主动登门拜访过他，和他谈了半天。他说陈校长这回确确实实是认识过来了。他把详细情况一介绍，我才恍然大悟。哈哈！陈校长呀陈校长，认识过来就说认识过来嘛，可你又不敢对我说明白，还一再问我是否听懂你的话。哈哈哈！

就这样，我一直兼课到现在——写这篇文章的现在。

婚后的风波

村子里传着一个消息：苏明的丈母娘和小舅子打上门来，要找他算账，正在家里跳脚骂街，快把屋顶掀翻了。

没出工的老阿婆们闻讯，自动凑在一块商量了片刻，便分成两批，一批赶往苏明家，希望能劝走客人。另一批奔向水库工地，要劝苏明避避，免得闹出人命来。

不知谁家的小把戏腿快，早到水库工地，把家里的事情向苏明说了一遍。血气方刚的苏明，心里早就窝着的一团火，此时他猛地扔下山锄，捡起地上的衣服，往肩上一摔，擦腿就走。队长忙把他拉住，经不起人们左劝右劝，又碍着干部们的情面，他咬紧腮帮强忍着火，把满腔怒气全化成力量，使狠劲地挖起土来。直干到日上中天，才由队长和老阿婆们陪同，回到家里。

因为老阿婆们的努力，双方一见面并没立即接上火。丈母娘见来人大都是苦劝她爱惜身体，代苏